

城外笔谈

启东市新闻信息中心编
杨谔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城外笔谈

启东市新闻信息中心编
杨谔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城外笔谈 / 杨潏 著; 启东市新闻中心编, — 苏州 :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7-5672-1688-4

I. ①城… II. ①杨… ②启… III. ①随笔—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53853号

书 名	城外笔谈
著 者	杨 潏
责任编辑	薛华强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 (苏州市十梓街1号 215006)
印 刷	南通市崇川广源彩印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7.25
字 数	195千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1688-4
定 价	22.00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 0512-65225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人事种种 莫若修心(代序)

杨 诤

劳累了一整天，晚饭后坐在沙发里，边打呼边琢磨着要写一篇文字，作为《城外笔谈》的序。

《城外笔谈》是启东市新闻信息中心的果实，我只不过是参与这项工作的一个关键员工而已。书稿初步编好后，我请示《启东日报》的顾总：

“是不是请哪个领导写个序？”

“不用。就这样最好。”

顾总的回答打破了我的计划。编书时安排了几个彩页，为装订方便，每一组彩页前的黑白页码都做了精确的计算。现在，如果，没有序……

我一边听着自己的鼾声，一边琢磨着怎样才能凑成一篇序。

“那就说说自己的经历吧。”似乎有一个声音在迷迷糊糊间出了个主意。

1981年夏，我从启东永和秉章初级中学考入海门师范学校，初中时开始的文学梦在师范里又延续了三年，照例是只开花不结果。师范毕业前，有一天去食堂打粥喝，猛抬头看见粥缸后面的墙上有一个书法展览，其中有两页竟是自己的“毛笔作业”。

1984年夏，我与另两位中师毕业生一起被分配至永和中心小学教书。三人之中，我是最不被看好的。落寞之余，只好继续做

“梦”。一直到1987年，才有一家四川的刊物发表了 my 的处女作。以后几年，破了“坚冰”的我一发不可收，在全国好多家报刊频繁地“开花结果”，河南美术出版社《青少年书法》杂志的“篆刻琐谈”栏，几乎成了我与上海博物馆孙慰祖先生的专栏。书法创作方面，我也有了不小的收获。我当时最大的愿望是到已经兼职了两年的启东市少年宫当一名专职书法老师。有一天，我大着胆子敲开了教育局局长家的门……

自荐不成，我辞去了少年宫的兼职，告诉自己要认命。后面发生的一连串变故，让我产生了“走投无路”的感觉，于是决定辞职“下海”一搏。先去了盖天力公司，后又从盖天力辞职，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办了一个小企业赖以谋生。其间整整五六年，基本上抛弃了书法和文学。白天忙于应酬娱乐，夜半醒来，常常扪心自问：“难道就这样以小老板的身份终了一生？我精神的故乡究竟在哪里？”

我知道：能打垮自己的，不是命运，而是自己。

1999年3月，我毅然来到南京艺术学院跟随徐利明老师作为期三个月的进修。2000年，我的书法作品入展了全国第八届中青展，我也顺利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从此后，艺术与淘米做饭、睡觉打呼一起构成了我的日常生活。

针对我的现状，常有人为我抱不平，也常有人积极地为 my 出“运作”“炒作”的主意，我一一谢绝。“人莫心高，自有生成造化；事由天定，何须苦用机关。”文学艺术的长期浸染，让我懂得：人事种种，莫若修心。这本小册子，自始至终、若隐若现地贯穿的就是这样一个思想。

我赞同林语堂先生在读了《浮生六记》后说的那句话：“我相信淳朴恬适自甘的生活——如芸所说‘布衣茶饭，可乐终生’的生活，是宇宙间最美丽的东西。”

目 录

人事种种 莫若修心(代序)	1
为何是“城外笔谈”	1
迟到的意见	3
夏天的滋味	5
魏晋范儿	7
往事如“帘”	9
“刹那间”的真实	12
以“文”“化”人	14
怀念一个有学问的人	16
断续的思绪	18
“无想”“非无想”	20
闲说“知音”	22
与大师对话(上)	24
与大师对话(下)	26
想办一家百年小书店	29
请到“885”找我	31
胡思乱想三则	33
做本台历贺新年	35
过年的建议	37

生日礼物	39
遇梅记	43
“诗第一”	45
赏花去	47
午夜酒醒	49
花草大舅	51
“趴着写”与“躺着想”	54
读书和时间	56
钓鱼	58
苏东坡的收藏观	60
不要放弃“第二种生活”	62
“死约会”	64
暑假里你读什么书	66
谈 静	68
享受批评	70
喂, 送货的	72
寻找小南门	74
我爱花草大舅	77
珍惜梦里文章	79
教 养	81
闲谈“文如其人”	83
好 名	85
有钱怎么花	87
画壶记	89
四人摄影联展观后	93
白 食	95
一件小事引发的联想	98
闲 暇	100

“书法家”	102
部长受伤之后	104
“减法”与“加法”	106
散记两则	108
学问·见识·文化	110
“羊大”何以成“美”	112
相约春风里	114
“深入”与“心化”	118
让文化流行起来	121
收藏记趣	123
收藏记趣续	125
请不要如此改编名著	127
投资收藏宜忌	129
郑板桥的心肠	131
展览随想	133
三次默默的流泪	135
也算书话	137
书 扇	139
拥抱潘老	143
两个问答	145
说说“刘备托孤”	147
“善言”的途径	150
与四位启东书家相遇	152
先在这里看几天拓片吧	154
想起陈云的声明——兼怀陈云老师	156
苏东坡的魅力之源	158
东莞掠影	160
我的“八卦”	162

“考倒”背后	164
文化产业浅见	166
歪打正着	168
秦能老师	171
拒绝“微信”	173
大风起兮	175
尴尬两则	177
学历啊学历	179
《兰亭序》何以成天下第一行书	181
“八大山人”是几个人	183
“一条龙”的隐忧	185
不亦快哉	187
我与画画	189
画瓷小记	193
花盆里的葱	195
座 位	197
文章的作法	199
与猴同乐——矫毅先生的猴肖形印	201
病后记	203
三遇孝顺竹	205
《墨梅》(外二则)	207
家有二老	210
早 饭	212
在音乐中感悟书法	214
人到五十	216
我与《启东报》的情缘	219
后 记	221

为何是“城外笔谈”

蒙编辑抬爱，命我写一专栏，并嘱“栏名自取”。受命数日，颇费踌躇。

一两千年前，没有报刊，当然也就没有专栏之说。文人们源于积习，随手录下日常见闻与思索，遂由涓滴而成浩瀚。南宋洪迈，号容斋，有《容斋随笔》74卷，自云乃“意之所之，随即记录”的结果。北宋苏轼，号东坡，有《志林》五卷，上自元丰，下迄元符，所记多迁谪流离、颠沛困厄时所身历。《志林》题材甚广，文风谐谑不拘，后人名之为《东坡志林》。当时如有报刊，依次刊载，两者当均为绝妙之专栏。

近见有学者说生活在沙地之人，俗称“沙上人”，遂有以“沙上夜话”为栏名之想，然名夜话而非得之于“沙滩之上”，非过于浪漫便是过于矫情。又见有学者说启东一带，古称“东胜瀛洲”，遂欲以“东瀛夜话”为名，稍一转念，则更觉不妥：夜话之所在乃东海也？日本国也？抑或诞生孙悟空之东胜神洲也？宋代沈括有名著《梦溪笔谈》，据说“梦溪”二字源于他30岁时所做的一个梦。梦中有一园圃，位于一小山中，他后来在京口置一园圃，极似梦中所见，遂名之为“梦溪”。“笔谈”两字是实况，他退处林下后，“深居绝过从”，所以“所与谈者唯笔砚而已，谓之《笔谈》”。清代王士禛有《池北偶谈》，其所居池北有屋数间，藏书数千卷，常有宾客聚谈其间，故“池北”与“偶

谈”亦为实录。

进入现当代，报刊业发达，名专栏不可胜记，我读过的有后来汇编成书的《燕山夜话》（邓拓）、《艺林散叶》（郑逸梅）、《月下小品》（一张）等。

我居启东市城北永阳新镇之朝阳街，名为城北，然弥望皆平畴，故实为城外。每日晚饭毕，即自闭于书房，或读书或沉思或临帖或创作或随录心得见闻，如与古人、友人对话。我极少访客，客亦极少访我。伴我者，唯数架积书而已。一灯耿然至深夜，独听电流“滋滋”之声，其境况大类沈括之“笔谈”。久居“城外”之我，心实时时系于“城内”之万丈红尘间，故为本专栏所写之文字，无南北古今、旧闻时尚以及人我之别，亦不分巨细与雅俗，凡有动我心者，皆所采览阐发，以一己之视角，发一己之浅见，供大家做参考。

今定专栏名为“城外笔谈”。“城外”与“笔谈”既为实写，我之所述，亦当“真”而“朴”、“实”而“诚”。所需言明者，“城外”之“城”，又有钱钟书《围城》之“城”之引申。

今日之“城外”，安知非他日之“城内”哉？

迟到的意见

大概十年前的一天，与文教界几个朋友小聚，谈起如火如荼的艺术培训，我说：“我听过几次这种课，教师本身对艺术不甚了了，免不了会误人子弟。”一朋友听后，深表同感，说：“你应该出来说句话。”我笑道：“周瑜打黄盖，说它干吗？又不影响经济发展。”

十年过去了，艺术培训这块蛋糕越做越大，各色人等都想着分享。好多年前读到过一则趣事：一钢琴家招了两个学生，一个说从没学过，一个说已学过一年，并且当场弹了一曲。钢琴家听后，说：“没学过的交100美元，学过的交1000美元。”后者不解，钢琴家说：“你知道我要帮你改掉坏习惯有多难！”说实话，类似的情况我也经常碰到。

目前大多数少儿艺术培训是纯粹的技术培训。培训机构为了满足家长们“快出人才”的愿望，不惜违背规律，拔苗助长，甚至弄虚作假。也许有人会说，我又不希望孩子将来当艺术家，只希望他稍微懂一点艺术，掌握一些基础技能。那么假如我告诉你，坏的艺术教学，除误导对艺术的认知外，于少儿思维之发展亦有害，你仍能如此泰然么？

好的艺术培训是教育而非教学，它应融入并注重以下四个方面的教育：

1、创造力教育。

2、审美教育。

3、人格教育。

4、知识教育。

科学家们研究发现，人的脑神经体系有一种不断进行着的“修剪过程”，就是把庞杂的、似乎没有必要的神经连接去掉。这一过程会导致思维变得狭隘，使人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对新知识的吸收能力减弱。成人接受的“修剪过程”多，所以注意力易集中，但接受新知的能力差；少儿经历的“修剪过程”少，故接受新知的能力强，想象力丰富。坏的艺术培训只重技巧（目的、结果）而不及其余，教学方式干巴、机械、模式化，这就加速了受教育者脑神经的“修剪过程”，本来整个过程应该像一棵大树枝繁叶茂的，现在却被修剪得只剩下主干，时间长了次数多了，思维就会渐趋封闭和僵化。

400年前的杰出文学家李渔，二十四岁前生活于如皋。他在《闲情偶寄》中说：“学技必先学文……天下万事万物，尽有开门之锁钥。锁钥维何？文理二字是也。”又说，“凡学文者，非为学文，但欲明此理也。”所以，即使目的只是学“技”的人，也非先学文不可。何为文？我所言之四个方面的教育即是。它是孕花之树，活鱼之水。人因此方能明艺术之理，才真有所得。宋代王安石有一次对曾子固说：光读“经”是不可能读懂“经”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谈到这里，有人会笑我不切实际，近乎空想。其实此事做起来不难：作为教师，学习不止，谨持操守；作为家长，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理。

夏天的滋味

连续高温，早晨一起来就汗泼流浆。不禁想起小时候的夏天来。

夏天。暑假。天堂。一天之中，大半天要泡在水里，顺便做些捞鱼摸蟹的“勾当”，往往也收获颇丰。太阳落山，晚霞似锦，把饭桌与条凳搬到院子里。晚饭一结束，串门，说笑话，讲鬼故事，猜谜，捉纺织娘等节目开始。直到虫吟如潮，夜凉如水，说话声变得瓮声瓮气、间隔时间越来越长时，方在大人的催促声中进屋睡觉。有时实在太热，母亲便会在院子里临时搭个小床，挂上蚊帐。天不作美，夜半雷声忽起，粗大的雨点噼里啪啦一顿乱砸，迷迷糊糊间慌忙收拾进屋。已而风随雨至，暑气全消，在一片清凉世界里接续好梦。夏天的零食主要是地里还没熟透的菜瓜、黄瓜、番茄等，生涩中夹着一丝丝清甜和清凉，那种野生的、充满生命的味道为今天所不敢想象。

酷暑可畏，暑毒可怖。李渔认为，三春宜游，九夏最应寻乐，因为“九夏则神耗气索，力难支体，如其不乐，则劳神役形，如火益热，是与性命为仇矣”（《闲情偶寄》）。宋代周密《武林旧事》中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皇帝在翠寒堂召见学士洪迈，时值盛夏，可洪迈却因突然受凉而浑身起了鸡皮疙瘩，不可久立。皇帝问清缘由后，让宦官拿来一件用北方产的绦罗做的短袖衫赏赐给他。原来禁中消暑，甚为豪奢。在皇帝的坐卧处，搭有竹

架子，上面摆放几十个金盆，金盆里堆满冬天时储存下的白雪。又在皇帝坐卧的纱橱上下，悬挂沉香和龙涎等香珠。碗里盛着甘蔗汁，盘里有珍稀水果，让人完全不知是在盛夏。难怪募进如此清凉世界的洪迈要浑身起鸡皮疙瘩。至于一般有钱士绅或者平头百姓消暑，则“多占蒲深柳密宽凉之地，披襟钓水，月上始还。或好事者则敞大舫，设薪簟，高枕取凉，栉发淋浴，惟取适意；或留宿湖心，竟夕而归”（《武林旧事》）。

如今空调普及，消暑无须如此折腾。但龟缩于一室之内，门户紧闭，四壁漠然，空气浑浊，趣味早已索然，罔论姿眠柳影、饱挹荷香式的天人合一了。

我体胖，故较一般人畏热，热易生躁。人言“心静自然凉”，然我即使“无思无索”，仍汗如雨下。数年前盛夏之一日，忽悟应横下心来，誓不怕热。我不畏热，热奈我何？自此后，纵使铄石流金，衣湿可绞，我仍安然怡然。往往汗出愈多，心愈快然，觉有清凉之气从心底徐徐生矣。

魏晋范儿

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广集汉末、三国、两晋士族阶层的逸闻轶事，展现了那个时代的人文风景，一千数百年来，广受推崇、追捧与效仿。我这里姑称这道风景为“魏晋范儿”。

先于该书中拈出两例：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虽当世贵盛，不肯诣也。”（《世说新语·任诞》）

“武帝语和峤曰：‘我欲先痛骂王武子，然后爵之。’峤曰：‘武子隽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责之，因曰：‘知愧不？’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谣，常为陛下耻之。他人能令疏亲，臣不能使亲疏。以此愧陛下！’”《世说新语·方正》

近现代知识分子中，不乏效仿“魏晋范儿”或者说是“有范儿”直接魏晋者。著名学者熊十力，夏天总是穿一条中式白布裤，上身光着，无论是女学生还是学界、政界闻人来访，他都如此，且毫无局促之态。据说魏晋酒徒刘伶、明代画家唐伯虎都工于此举。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批孔浪潮甚烈，梁漱溟崇孔，每受批，恭听如常。批毕，照例要谈所受之教育，其即引《论语》：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任中央美院院长，在一次开学典礼上，徐发表演说，讲着讲着，他说自己最近在厂肆淘得鸡血石一块，于是撩开长衫，掏出鸡血石给大家看。

2013年四月清明小长假，在香港中文大学我有幸见识了一下“魏晋范儿”。

那天我与妻一起去参加女儿所在的计量金融系以及一个别的什么系的“毕业拍照日”活动，两个系毕业生也就三四十个。活动开始前，有人用鲜花、柏枝、冬青等搭起了彩色拱门，上缀“主题”，并准备了香槟、烤乳猪、水果等。到场的有书院院长和两位教授，还有其他书院的部分学生，以及如我一般的“闲杂人等”。现场似乎没有主持，一切都在自由、自然、安静、亲切、微笑中进行着。

先是院长讲话，谦和、诚恳，笑容可掬，三言两语就结束了。接下来是一位中年教授讲话，掏出了两页稿子，时不时看上一眼，一口广东话。还没讲上三两分钟，中年教授突然就一屁股坐在地上，说是站着讲太累。一阵短暂而善意的哄笑后，三四十位毕业生自动围成一圈并向他走近一步，继续聆听。教授旁若无人、侃侃而谈了十多分钟，话筒突然没了声音。教授处变不惊，继续侃侃而谈。学生们又往前走了一小步，圈子也越围越小。其间有人递上一张方凳，教授坐了。在外围的我听不清更听不懂他在讲些什么，就到不远处的火焰木下去转悠。转了一次又一次，回到原地，那教授依然如故，眉飞色舞，滔滔不绝。

宋代大书家、斗茶高手蔡襄说：“晋人书，虽非名家亦自奕奕，有一种风流蕴藉之气。缘当时人物，以清简相尚，虚旷为怀，修容发语，以韵相胜，落华散藻，自然可观。”以此观之，真“今不如古”矣。